

【警察手记】

软件高手破案记

□李贺

一辆有犯罪嫌疑的车辆，通过悬挂假牌照在异地作案，跟踪监控它的踪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但如果遇到一位身为软件高手的警察，结果是必裁无疑。

许子锋，章丘市公安局网络警察大队的教导员，他同时又是一位软件高手，在他的软件世界里，警情和地图一目了然，分析和研判自发生成。

2015年9月1日下午2点多钟，网络警察大队办公室突然响起刺耳的警报声，这是许子锋刚刚研发完成、正在测试运行的案件预警系统发出的，系统显示一辆流窜作案的嫌疑车辆已进入章丘。

“准吗？”面对大家将信将疑的眼神，许子锋的心里也有些忐忑，虽然对自己研发的软件有信心，但毕竟是在测试运行阶段，他也不能保证预警系统的准确无误。“那就试试看。”许子锋调出嫌疑车辆图片，立即向辖区派出所发布紧急预警，警情联动，就在各岗位民警加紧寻找嫌疑车辆的时候，嫌疑车辆忽然没了踪迹。

问题出在哪里呢？许子锋在确定预警软件正常运行无误后，根据嫌疑车辆特征，反复查看视频监控发现，原来，狡猾的车主在进入章丘后偷偷更换了车牌，悬挂新车牌的轿车已经进入明水城区。看来这伙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能力极强，许子锋心中暗喜，他要看看他们来章丘的目的。

果然，下午3点30分，明水城区有群众报警称，被人以迷信看病消灾的方式诈骗现金13万元。据群众描述，犯罪分子有四人，三男一女。群众还提供了其驾驶车辆特征和车牌号。警情反馈到情报中心后，从车牌号码可以认定就是那辆有犯罪嫌疑的车辆，虽然此嫌疑车辆一直在警方的监控范围内，但这伙人的动作太快，在进入明水城区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竟然诈骗得手，然后逃窜。

看来是遇上了“高手”，许子锋就想和“高手”过过招。接下来许子锋要改变战术主动出击了。

监控显示，嫌疑车辆逃离章丘明水城区。许子锋带领行

动小组立即驾车沿犯罪车辆逃跑路线追击。而随后的道路卡口显示，悬挂假号牌的作案车辆又没了踪影。公路四通八达，没有明确目标的跟踪注定是徒劳的。许子锋的案件预警系统再次发挥了作用，通过数据显示分析，此车一直行驶在路上，一定是又更换了车牌号。车牌号码可以随便更换，但车辆外貌是改变不了的。

“从车辆特征寻找嫌疑车。”在许子锋有条不紊的指挥下，大家从章丘外围交界处的各个卡口查看过往车辆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此嫌疑车辆一路不断更换车牌，驾车沿309国道向济南方向驶去。

明确了追踪方向后，嫌疑车辆的信息重新显示在公安局的大屏幕上，这次它可逃不掉了。监控中心把嫌疑车辆的动态随时发送给许子锋的行动小组。下午5点左右，嫌疑车辆到达济南某医院附近后彻底消失，车辆应该是在此停下了。行动小组通过在医院周边寻找，终于在医院附近一临时停车点发现了嫌疑车辆，但车内并没

有嫌疑人员。许子锋判断犯罪嫌疑人在此停留的目的无非是两个，一是在医院内或医院附近继续作案，二是找个地方住下休息。但无论哪种情形，犯罪嫌疑人通过更换车牌在章丘作案得手又“成功”逃离章丘的“战绩”，说明他们不会弃车而逃，最终会返回车内的。

“原地蹲守！”在许子锋的指挥下，大家在嫌疑车辆周围蹲点守候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，从当天下午5点到第二天上午6点，嫌疑车辆一直在行动小组的监视之下。

9月2日早晨6点，天刚蒙蒙亮，三男一女缓缓地朝嫌疑车辆走来，没错，就是他们！当他们打开车门正准备上车之际，许子锋的行动小组迅速包抄过去，死死地将他们摁倒在地，终结了这伙自以为高明的诈骗团伙的发财梦。当即在汽车后备厢搜出了四副假车牌，在他们的手提包里搜出了大量现金，无疑，这是刚从明水城区诈骗得来的。在随后的审讯中，犯罪嫌疑人对利用迷信看病消灾进行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。

【浮世绘】

别把那头大象

□韩松落

一条长微博曾经引起热烈讨论：出身贫寒的男子，在北京工作，过着极度节俭的生活，为的是资助一对贫困山区的姐弟。他的妻子被蒙在鼓里，也和他一起省吃俭用，后来因为买房，发现了丈夫钱财的去向，想离婚，经过思想斗争，试图原谅他，一趟山区行，却让她彻底崩溃——被资助的孩子用的是智能手机，而她却还在用学生时代的蓝屏手机。

有网友认为，那男人其实患有一种已经被命名的疾病，叫“病态利他主义”。

过度利他是病态，利己是不是会好一点？

另一个用全部生命创业、最终导致家庭崩溃的男子也曾成为讨论的焦点。人们一致认为，他刚毅、专注、有理想、有信仰，肯在事业上倾注生命，也一定会同样对待感情，甚至有人迅速百度出張岱的那句话作为论据：“人无癖不可与交，以其无深情也；人无痴不可与交，以其无真气也。”

我却怀疑，这是把一个人的职业品质和做爱人的品质混为一谈了。作为职业人士，殉道者甚至同事、上级，他是完美的，但作为爱人、男友甚至朋友，这类人却未必有那么可爱。

不管利己还是利他，他们的错误是相同的：把一头大象牵进了家门。

我的朋友W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南下海南，见证了海南的崛起，也见识过惊人的财富，但泡沫碎裂之后，他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家乡，从此成为一个

创业狂人，他不断地寻找大项目，不断地制造大动静，今天加盟某个连锁店，明天筹资买地，最夸张的时候，甚至打算在西部某个沙漠小城开赌场，放言要把那里建设成为中国的拉斯韦加斯。和他一样的创业狂人被他的辉煌蓝图打动，连他的亲人也全部被卷入，他的小舅子至今都摩拳擦掌，准备在他们的“拉斯韦加斯”大显身手。

还有我的大学同学，辞掉高薪的工作，背井离乡赴京考研六载，全靠妻子供养；还有我那不成名就自杀的作家朋友，留下寡妻和一堆文集；还有黄秋生主演的电影《老港正传》中的老左，为了所谓的理想和信念，让全家人在天台上一住几十年；还有北野武主演的电影《阿基里斯和龟》中的画家真知寿，沉迷在绘画之中，让全家生活在贫困和癫狂里。

他们的共同特征，其实不是专注，也不是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和信仰，而是否定日常生活，将日常的幸福剔除出人生的信仰，全心全意地等待一个巨大的机运，将人生全部刷新。

为此，他们把一个大象一样的庞然大物引进了自己与家人的生活里，让家人与亲朋暴露在风口浪尖，时刻被时代浪潮所左右。

但，这不是成功者的必备品质吗？在那些登上福布斯排行榜的富豪传记和访问里，上述做法几乎是必经之路，他们过家门不入，他们在办公室备有睡袋，在融资最困难的时候，他们变卖自己的房产，让妻子卖掉自己的首饰，甚至从娘家骗来巨款……只是，成为潘石屹、丁磊的可能性有多少？是否值得用全部的日常生活幸福押在这个大赌注上？

创业也好，参与公共事务也罢，都没有错，但底线只有一个，把工作区域和生活区域分开，保证家庭和家人的安全，维护日常生活，拒绝让那头大象入侵到家里。而在这种维护中，女人得扮演监督员角色，时刻观察，看看“大象”是不是已经越位，逼近了自己的家门，并在关键时刻发出预警，态度坚决地进行拒绝。

【在人间】

诗人张中海

□张维明

我和中海相识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那时我在临朐县教育局教研室干语文教研员，他则在七贤公社青崖头联中当民办教师。当时的语文教学，最大的弊病就是作文中流行的“假大空”。为了在这方面寻找突破口，我和同事骑着自行车整天在学校里转悠。

一天，我来到中海任教的学校，翻看了他所教的学生的作文本，不禁又惊又喜。仅看作文题目，就让人耳目一新。譬如：《拥挤的院落》、《捎饭》、《我最后悔的一件事》——是“后悔”而不是千篇一律的“有意义”，特别是学生的观察日记，有的写得相当精彩。和中海一交谈，他竟然还有一整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做法，并且已经实验好几年了。我当时就庆幸：这回算挖着“参”了！回到单位，一是把这学校的学生作文多挑了几篇，编辑到准备铅印的《中学生作文选》中，再是向教研室领导报告了我的发现。领导一听，也大感兴趣，当即决定组织全县一部分骨干语文教师在教研室开一个研讨会，让中海来讲讲。会议一开，才知道中海是天生的演说家。就像一年后在昌潍地区教研会上的演

讲一样，台下坐的人越多、官越大，他越来情绪、越能放得开。听着听着，领导一个个眉开眼笑，老师们一个个张大了嘴巴。他的发言稿在1981年11月的《人民教育》刊登，后又被《光明日报》教育文萃栏目摘要推荐。当年，这可可是在全县教育界相当轰动的事情。

那段日子，他上两门课，干班主任，又兼管学校青年团、排演文艺节目，还带着体育教师带田径队、女子排球队。整天赤脚光膀子带学生，操场上连蹦带跳还捎带着下河摸鱼，还不误把报刊上见到的好文章甚至《闪闪的红星》、《鸡毛信》给学生从头到尾地念下来。要求学生背诵的课文，自己先背过。办公桌前的墙上，还贴满了古诗、莎士比亚戏剧等摘抄……与此同时，诗作发表也从县一级油印小刊，很快就登上了《星星》、《诗刊》等全国大刊。一段时间，中海的诗有鼓帆远航，扶摇直上之势，并且还要起了小说、报告文学把式。整版登载在《光明日报》的纪实文学《强龙之舞》，不仅在老家弄了个“七级地震”，还得了《光明日报》的大奖；小说上《小说选刊》，有的还被只发原创作品的《人民文学》选载。就在我们对中

海有着更大期待的时候，1989年以后，中海却销声匿迹，让我等文朋诗友凭空生出重重担忧。

怎料到，已过耳顺之年的他，经了20年空白，又重新披挂上阵。仅两三年工夫，就拿出了《混迹与自白》、《本土本土》两部诗集。

当年，就在被戴上“乡土诗人”的桂冠、惹得一些人侧目而视的时候，中海却对这顶帽子很不感冒，甚至厌恶。他厌恶乡土诗人这身份，他要逃离乡村。虽然，那时候他的生活已经有了巨大转机，教书从乡村初中，一下子被调到县师范，之前又破格“民转公”，捧上了“铁饭碗”，吃上了“国库粮”。但他还是义无反顾，逃跑，走人，惊得小县城的好多人张大嘴巴。自己走人也就罢了，还站在高处煽动：“离不开乡土，根本就无乡土这一概念；局限于一隅，势必产生一种盲目。只有对浪子才能唤其回头；只有放眼走向世界，才能谈得上立足乡土……我放逐你们，也解放你们，让你们尽情地漂泊，去流浪……你走得越远，离你归回家园也越近！当你遍体鳞伤、白

发苍苍的时候，你沙哑的喉咙里唱出的将是最地道的乡土恋歌。那时，你不是你，但你将是真正的你了！”（《田园的忧郁》后记）这话写于1991年，当我第一次看到他这段话时，就想：你这不是在号召别人，主要还是为自己壮胆吧！

不管有无追随者，他还是放逐了自己，头也不回地出走了。先是从沂蒙山区的临朐跑到有平川沃野的滕州；又从古老的滕州蹿到了新生的黄河三角洲东营；又从东营漂泊到泉城。身份也不断变换，民办教师——公办教师——业余诗人——专职作家——新闻记者——广告商。

在许多人眼里，中海是赶着潮流走，这其中的苦衷，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。

“鸟飞返故乡兮，狐死必首丘。”这是中国人的宿命，更是历代诗人的宿命。自我放逐、漂泊流浪了一辈子的诗人，在步入老年时，又怎能不实现对当年自己宣言的践诺，又怎能不寻觅自己灵魂的家园。《总要归来》是他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首诗，是的，他终究还是要回来了呀！